

问你一个问题，
被困在梦境中无法醒来的感觉是什么？

秘境

MYSTERIOUS
AREA

猪在天空
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问你一个问题，
被困在梦境中无法醒来的感觉是什么？

秘境

MYSTERIOUS
AREA

猪在天空——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境 / 猪在天空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3
ISBN 978-7-5399-5037-2

I. ①秘… II. ①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6432 号

书 名 秘境

著 者 猪在天空

责任编辑 胡 泊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037-2

定 价 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引子/1	第十三章 从梦境中走出来的人/69
第一章 机械故障/3	第十四章 不同的经历/74
第二章 紧急跳伞/8	第十五章 互斥关系/80
第三章 困境/14	第十六章 记忆混乱/84
第四章 奇怪的山峰/22	第十七章 已经死去的人/89
第五章 不应该存在的地方/27	第十八章 不同的人生轨迹/94
第六章 没有窗户/32	第十九章 不应该存在的人/101
第七章 还是没有窗户/37	第二十章 禁闭/106
第八章 迷雾重重/42	第二十一章 审查/112
第九章 超乎想象的撞击/48	第二十二章 临危请命/119
第十章 三点成一线/53	第二十三章 垂直向下/127
第十一章 交织在一起的世界/58	第二十四章 三十年前的科考队/134
第十二章 梦境/64	第二十五章 极度惊慌/141

秘境

第二十六章 魔铁/147

第二十七章 遇袭/153

第二十八章 镜像世界/161

第二十九章 闭合的直线/168

第三十章 异度空间/174

第三十一章 无稽之谈/181

第三十二章 立体影像/187

第三十三章 宿命论/193

第三十四章 不确定的未来/198

第三十五章 天籁之音/203

第三十六章 极度恐慌/208

第三十七章 另一半脱落/214

第三十八章 情绪治疗仪/220

第三十九章 回归/227

第四十章 紧急撤离/234

第四十一章 绝密任务/241

第四十二章 一切皆有可能/247

第四十三章 许愿/253

后记/259

引子

这些年来，我生活得很幸福，所有这些，都源自于一个决定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无法肯定，当初自己为何会做出那样的决定，也许是一种冲动，也许是一种执著。但我坚信，不管什么决定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不断被推到十字路口，不断去选择自己的未来。而当你做出决定时，对错已然不重要了，因为在你选择了一个未来的同时，已经背叛了其他未来，那些人生已经不属于你了。

1980年，新中国青藏高原科考活动拉开序幕。我有幸作为一名科考队员，与队友从成都赶赴拉萨执行重大科考任务。然而，飞行途中的一个意外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地方，继而身陷在一系列让人发疯的事件中。

就在我们以为可以回家的时候，却受命于一项国家绝密科考任务，踏上了一段超乎想象的科考旅程，并最终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秘密。它无时无刻不在你我身边，但却从未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。

当整个事情尘埃落定之时，我明白了，那些发生了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，是因为它们都有发生的理由，而这正是我一直都在寻找的真相，它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还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。

秘境

作为一名科考工作者，我主张公开所有事情。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这同时也是科考工作的初衷。

于是，我把一切都写了下来，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当年的保密誓言，你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故事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

第一章 机械故障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。让我感到郁闷的是，这是一架军用运输机，我无法看到外面的景色，只能想象飞翔在白云之上的感觉。

登机的时候，我数了一下，不包括机组人员一共是三十一人。我们分成两排，背靠舱壁面对面坐着。黑色的座椅是折叠式的，彼此间排列得十分紧凑，系上安全带后，整个人就没法动弹了。

显得有些局促的机舱里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我们彼此注视着，耳边充斥着涡轮发动机的轰鸣声。在机舱尾部的木架子上，整齐摆放着一个一个黑色包裹，里面装满了科考物资。

我们属于一支庞大的科考队，在我们前面，还有两架同样的运输机，我们的目的地是西藏拉萨。

1980年5月，我国第一次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，从此拉开了新中国青藏高原科考活动的序幕。仅仅三个月后，我们就作为第一批科考队员，肩负起揭开世界屋脊神秘面纱的光荣使命。

我叫沈国旗，来自武汉大学，是一名生物学讲师。四天前，我接到一张由中国科学院发出的调令，具体是什么事情，上面没有说，只是命令我三天后到成都地质学院报到。

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会接到规格如此之高的任命。同事们无不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，甚至躲在我背后窃窃私语，不用想我也

知道，他们认为我上面有人。

我日夜兼程，在接到通知后的第三天上午赶到成都地质学院，下午开了一个短会，有一百多人参加。组织者在会上简单通报了我们此行的目的，至于具体行程，他们说在明天抵达拉萨后再安排。

离开会场后，队友们都议论纷纷，一切都显得十分仓促，甚至让人摸不到头脑，这无疑在一件原本令人亢奋的事情上蒙上了一层诡秘的面纱，叫人坐卧不安。

涡轮增压机的轰鸣声如同兴奋剂，从耳朵注射进全身，让我兴奋不已。我紧靠舱壁，身体坐得笔直，目光在对面队友的脸上滑过，在那些陌生的面孔上，有着和我一样的表情。

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我想除了我之外，他们大多都是各个领域里的行家里手，其中绝大多数人，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。

能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，我感到十分自豪，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，我知道，这是一种缘分。然而，我没能想到的是，在他们当中，大多数人，我是第一次看清楚他们的脸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
就在一分钟前，机长通过广播告诉我们，飞机正进入青藏高原上空，五十分钟后，我们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。

正在这时，我被对面的一个男人吸引住了。

他看上去比我大几岁，脸庞消瘦，个头挺高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。吸引我注意的是，他的表情十分古怪，脸色微微发白，眉毛始终拧在一起，好像身体不太舒服。

我又观察了一会儿，他一点起色也没有，于是想起身去喊乘务人员。但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快速向机头方向走去，最终拐进了卫生间。

看来是拉肚子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低头笑了一下。

没过多久，他就回来了，而在他坐下去的时候，无意间看了我一眼。我看着他，就愣了一下，他的眼神很冷，如同在看大街上的陌生人。我有点不知所措，目光下意识地避开了。

有趣的是，一分钟后，他又站起来了，然后又走进了卫生间。大概是吃坏肚子了，我忍不住又笑了。

而这一次，他在卫生间里停留的时间比较长，大约有七八分钟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额头上挂满了汗珠，整个人显得筋疲力尽。

坐下来之后，他用手背擦了几下额头，紧接着又皱起了眉头，同时双手用力按住肚子，表情显得十分痛苦。

看到他这样，我解开了安全带，起身向他走去。但刚走到一半，他却冲我摆摆手，表示自己没事。我有些犹豫，停顿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坐了回去，不放心地一直盯着他看。

正如我所料，不到一分钟，他又起身走进了卫生间。在原本平静的机舱里，他的这种举动显得有些滑稽，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，队友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。

终于，有一个人笑出声来。

这个人就坐在我身旁，边笑边用胳膊肘捅我。他的笑声很大，顷刻间引起了连锁反应，带起机舱内一片哄笑。

他叫王胜利，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，是一名地质勘探员，今年三十岁，与我同年。

在科考队里，王胜利是最熟悉的人。我昨天走出成都火车站时，他高举一张白纸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

王胜利笑得很厉害，几乎到了说不出话的地步，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告诉我，狂上厕所的那位名叫顾青云，技术级别挺高，是一名地质研究员，至于在什么单位工作，他已经记不清楚了。

我皱了皱眉毛，一点也笑不出来，还批评了王胜利几句，说他这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他人的痛苦之上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王胜利对此非但丝毫不加理会，还诡秘地告诉我，顾青云是一个怪人，他前天去火车站接他的时候，顾青云一个字也没有说，他严重怀疑他是个哑巴。

我向来反对在别人背后说闲话，就用胳膊肘顶了王胜利一下，并

告诉他赶紧闭嘴。王胜利一脸不满，说我这是假清高，非常虚伪。我拿他没辙，就想了个别的事情，转移了话题。

话匣子打开后，队友们七嘴八舌聊起天来。在这期间，我又向卫生间张望了几次，顾青云一直都没有出来，估计是止不住了。

我摇摇头，继续和王胜利闲聊，很快就把顾青云忘记了。

然而，就在我们说得兴起的时候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，飞机突然间抖动起来，欢声笑语随之戛然而止。

这种抖动非常剧烈，振幅大、频率高，虽然系着安全带，但有好几次，我的屁股都离开了座椅。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队友们大多都是头一回坐飞机，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情况。我也乱了阵脚，左右不停地看着对面的人，并不时地去看脚下，心说这铁壳子不会掉下去吧？

这个时候，王胜利冒充起了气象专家，开始在一旁安慰我们。他说这属于正常现象，青藏高原上空对流比较多，过一会儿就会好的。

我问他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他轻声说：“瞎掰的。”

我无语，没心情再去理会这家伙，心中默念菩萨保佑。

但非常意外，王胜利竟然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，飞机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我们看着对方，都笑了起来，看来果然只是虚惊一场。我刚松了口气，就感觉飞机开始转向，像是调了个头。

我说奇怪，飞机怎么调头了？但我并没有多想，只是认为这应该是不够专业而产生的疑问，航空线路不一定就是一条直线。

但几分钟后，飞机再次剧烈抖动起来，整个机身甚至发出了一种金属扭曲的声音，听起来如同在拧麻花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所有人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王胜利，寻求专家的解释，但王胜利这个时候也有点傻了，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因为得不到合理解释，有几个人就解开安全带站了起来，手扶舱壁向机头方向走去，看样子是要到驾驶室里问个究竟。

而就在他们跌跌撞撞走到一半时，驾驶室的舱门突然打开了，一名年轻战士从里面跑了出来。他出来后，立刻在身后将舱门关上，当看到有人向他走来时，就伸开了双臂，把那几个人拦住了。

那几个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小战士显得十分紧张，身体紧靠在舱门上，脸色煞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有两个人急了，骂了一句粗话后接着追问小战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小战士低头考虑了一下，才结结巴巴地说，刚才飞机出现了严重的机械故障，虽然进行了抢修，但却未能排除。

我们听到他这么说，都愣了一下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机舱里弥漫开来。紧接着，又有几个人站起身走了上去，有个人大声问小战士，故障未能排除的结果是什么？

小战士张了张嘴，还是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。

这时王胜利也急了，嘴里骂了一句，解开安全带站了起来，说要过去看看。我一把拉住他，告诉他不要冲动，等等再说。

王胜利又骂了一句，悻悻地坐了回来，他说那个小战士是不是缺心眼，竟然在这种节骨眼还保什么密。

我摇摇头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，整个人非常压抑，如同在等待某种宣判。那些堵在舱门口的人，全部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小战士，我想他如果还是不说话，估计就会被扔出飞机了。

而小战士的表现让人吐血，他左顾右盼，逃避着众人的目光，嘴里含糊糊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似乎整个人陷入到了极度矛盾之中。

“我们是要返回成都么？”有人大声喊道，“飞机刚才调头了。”

小战士扭头望向那人，犹豫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我们回不去了，事实上，飞机就要坠毁了。”

第二章 紧急跳伞

几秒钟的时间里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我们的身体都凝固了，如同一个个姿态各异的蜡像。

小战士的话犹如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，击中了所有人的中枢神经，让人瞬间瘫痪。

不过几秒钟后，机舱里就炸开了锅。

坐在座位上的人，纷纷解开安全带，全部都站了起来，先前站起来的人，全部向驾驶室的舱门冲去。

小战士用身体挡住他们，他说我们不懂开飞机，进去了也没用，只会添乱。

有几个人不服气，与小战士争吵起来，机舱里骂声一片。这种混乱局面迅速恶化，两名人高马大的队员，抓住小战士的衣服，一个劲地把他往一边拎，看架势是想硬闯。

小战士虽然年轻，但却不是吃素的。眼看就要挡不住了，他竟然把手枪掏了出来，高举过头顶做了个鸣枪示警的姿势，混乱局面是被控制住了，然而围在他身边的人，却没有一个后退的，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。

每个人眼睛都睁得很大，好像要把小战士一口吃掉，机舱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让人感到窒息。

我傻傻地看着这一切，问王胜利该怎么办。

他说你问我，我去问谁？

话音刚落，眼角余光中一个人影从卫生间里跑了出来。我扭头一瞧，原来是顾青云，他出来的时候正在拎裤子，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。

顾青云系好皮带，看到了这种场面，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后退了两步，估计是认为有人劫机。但他后来看看又不像，就去询问身边的人，那人就指手画脚地向他说了一遍。

搞清楚状况后，顾青云跑到小战士面前，大声喊道：“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跳伞，我们必须立即跳伞！”

听到他这样说，我们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，看到了一线生机。马上就有人附和他，叫着嚷着要立即跳伞。

小战士有些犹豫，低头考虑了一下，转身回到驾驶室里，并将舱门关上。有几个人立刻上前堵在了舱门口，回头恶狠狠地说，如果里面的人不答应，他们就要夺权。

我十分紧张，不明白小战士为什么要犹豫，跳伞是唯一的活路，不论如何都应该试一下，如果和飞机一起掉下去，我们必死无疑。

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逝，堵在舱门口的那些人，已经向后退去，他们侧着身体，做着深呼吸，时刻准备着用身体去撞击舱门。

半分钟后，舱门打开了。小战士走了出来，他的动作很麻利，奋力拨开挡在他身前的人，高声喊道：“降落伞就在每个人的座位下面，机长决定所有人立即跳伞！”

小战士的话如同是大赦令，我长出了一口气，感觉从刑场上被救了下来。离开座位的人已经跑了回来，我们全部趴在了地上，侧头把手臂伸到座椅下摸索。

在座椅下面，挂着一个白色网丝兜，里面裹着一个黑色包裹，大小在四五十厘米见方。小战士告诉我们，它就是降落伞。

我用手托着翻腾了一下，网丝兜好像没有开口，降落伞根本就无法拿出来，也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。我立马就急了，五根手指扣住网

孔，用力拽了几下，但这玩意非常结实，拽不下来，也开不了口子。

我骂了一句，冷汗直冒，人蒙了几秒钟，扭头去看王胜利的情况。他的双脚正蹬在舱壁上，双手拽着网丝兜，整个人往后仰，然后浑身一用力，只听见吱的一声，网丝兜裂开了一个大口子，降落伞掉了出来。

这让我茅塞顿开，立刻调整了一下姿态，伸出了另外一只手，正准备学着他的方法干，他却一把将我推开，坐在了我的位置上。几秒钟后，又是吱地一声，降落伞滚落在了地上。

说了声谢谢，我捡起降落伞，却猛然间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自己根本就不会跳伞！

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说坏了，刚才太激动竟然忘记了，跳伞可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，哪能想跳就可以跳的。我低头看着降落伞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他妈的，转眼间又被绑回了刑场。

与此同时，耳边传来了一片骂娘声。我顶着一头冷汗向四周望去，队友们个个手捧降落伞，大眼瞪小眼，表情一个比一个绝望。

不过，小战士反应挺快，他猛喊了几嗓子，命令我们安静下来。他紧接着告诉我们，跳伞其实很简单，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有那么高难度。

我边听边在心里骂他，任何人都听得出来，他是在忽悠我们。但是，任何人都知道，这个时候一旦慌了，就全完了。

小战士这时镇定得出奇，根本不管我们能否接受，说完就开始往身上穿降落伞。他的动作很慢，是在示范给我们看，他说他只教一遍，学不会的，直接掉下去摔死。

跳伞是唯一的活路，眼下也只能把死马当成活马医了，全当是碰运气，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机会。我们全神贯注，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眨眼睛，全部围拢在他身边。

我们手中的降落伞，主要由主伞包和安全带组成，在跳伞之前，唯一要做的，就是把降落伞固定在身体上。

主伞包是由安全带固定的，安全带前后都有，如果没有经过训练，一个人根本无法操作。于是，我们先将降落伞披在身上，系好前面的安全带，然后两个人一组，前后帮忙系身后的安全带。

王胜利的力气很大，也可能是太紧张了，他在给我系安全带的时候，将每根带子都收的很紧，如同扎粽子一般，勒得我一个劲地喘粗气。不过，我对此毫无怨言，反而感到越紧越有安全感。

生死攸关之时，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很高，只是一眨眼的工夫，所有人都穿戴整齐了。

小战士逐个快速检查了一遍，然后向机舱后部跑去，站在了一扇狭窄的舱门前，回头冲我们喊了一句：“抓牢了！”喊完，他用力拉下了门上的红色手柄。

舱门立即向外突起，紧接着飞了出去，一下子就没影了。与此同时，身边的空气就搅动起来，紧接着一股冰冷的狂风像巨蟒般卷了进来，重量轻的东西全部被吹了起来，在机舱里四处乱窜，噼里啪啦地打在我们身上，整个机身也跟着剧烈摇晃起来。

我根本就站不住，和王胜利跪在了地上，我们双手抱住座椅，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，才没有被强大的惯性甩出去。呼吸已经十分困难，身体被狂风包裹住，几乎睁不开眼睛，耳边哀嚎四起，如同炼狱。

我忍住头晕带来的呕吐感，眯眼望去，许多队友跌倒在了地上，身体不受控制地滚来滚去，有些人已是头破血流。

看到了这样的场面，我才真正意识到了危险的到来，我们就要大难临头了，死神正在向我们招手。

冷汗如同汹涌的洪水，再一次蹿了出来。耳边的各种声音夹杂在一起，吵得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根本就无法思考。

这时，王胜利突然用头撞了撞我的头，“我们一定能够活下去！”他大声对我喊道，黝黑的脸上绽放出自信的笑容。

我看着王胜利，一刹那间得到了勇气，也用头去撞了撞他的头，大声喊道：“我们一定能够活下去！”我们相互看着，额头紧紧地顶在一起。

上苍似乎再次眷顾了我们，不一会儿，原本猛烈晃动的机身，竟然又逐渐平稳下来。

“我就知道很快就会好的。”王胜利立马又变成了专家，“刚才只不过是来不及说而已。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 (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这是气压的原因，当机舱内的气压与外界持平后，空气对流也就减弱了。)

“全部都起来！”小战士大声喊道。

我们纷纷站起身。很多人从地上爬起来，顾不上脸上和身上的血，就开始笑了，大有劫后余生的感觉。但我隐约感觉到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生死考验即将到来。

“快过来！”小战士看着我们，再次大声喊道。

他的话音刚落，有个人就跑了过去。让人感到惊愕的是，他一直跑到舱门口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小战士手快，一把抓住他，骂道：“你这样下去，就成烈士了！”

那位被骂的哑口无言，回过头呆呆地看着我们。有几个人朝他做了几下赶人的手势，提示他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。

那位苦笑了一下，小战士拍拍他的肩膀，从他背后的伞包上，拽出来一节红色绳子，而在绳子的末端，挂着一个银色金属环。

小战士抬手将金属环穿到舱门顶部的一根金属棒上，对那位喊道：“你现在可以下去了，降落伞会自动打开，祝你好运！”

那位面色铁青，冲我们招招手后就下去了。直到现在，我也没有搞清楚，他是自己跳下去的，还是被小战士推下去的。

接下来，我们排成一排，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跳，这种场面如同集体赶赴刑场。队友们面如土色，一切到来得太快，还没来得及准备，就要直面死亡。

王胜利排在我前面，在跳下去之前，他回头冲我挤了挤眼睛，道：“我们下面见。”

我点点头，想去拥抱他一下时，他已经没影了。